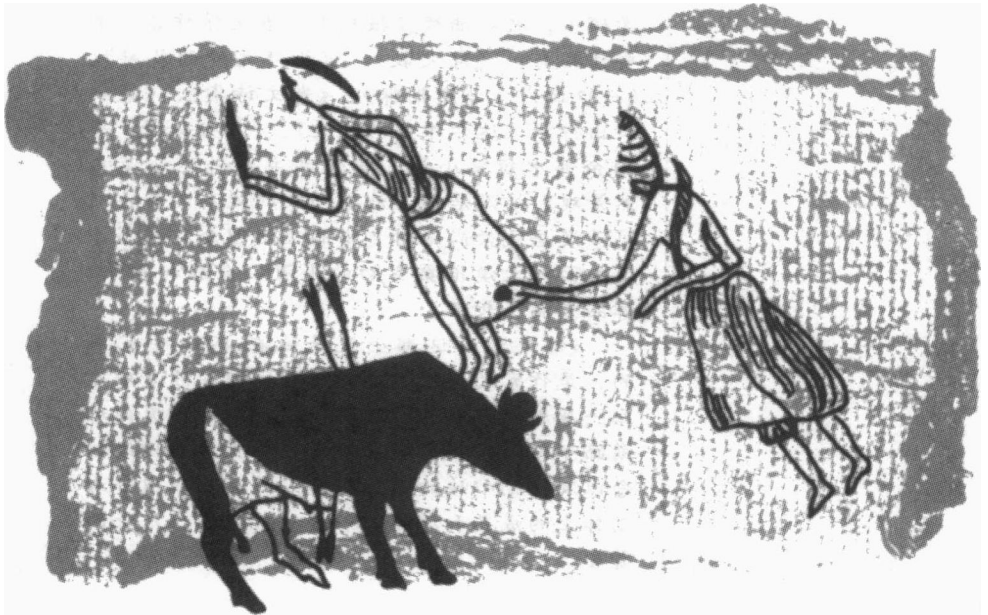


拜火教（上卷）

【利比亚】易卜拉欣·库尼著



张洪仪 谢 扬等译

作者简介及故事梗概

易卜拉欣·库尼，1948年出生于利比亚中部的哈玛达地区，著名作家。曾在小学和中学教过书，1977年在莫斯科高尔基学院获得文学硕士，之后陆续在报刊上发表文学作品。主要作品有：《拜火教》、《礼拜之外的礼拜》、《一口血》、《沙漠荆棘》、《散文诗集》、《第一次出行》、《达尔维什的秋天》、《石头女神》等20余部中短篇小说。其作品主要讲述沙漠自然景观、沙漠居民、沙漠动物的故事，着力刻画沙漠居民崇尚绝对自由的生活理念，描写沙漠人面对大漠沧桑变幻的平淡、冷静和满足，作品充满了哲理。

《拜火教》这部小说是他在1991年完成的，是作家的代表作。小说通过因在沙漠中建立一座新城市引发的各种争议和看法，深刻地刻画了沙漠人丰富的内心世界、坚厚的传统信念以及他们心地的无比纯真。作品表现出作者创作上的成熟和深邃，一出版就赢得了广泛的赞誉。



第一章 基卜利^①

风，总是南来北往，从哪里来，还回哪里去。

——《旧约》

(1)

没有呼吸过山地空气的人，绝不会懂得生活的滋味

这里，裸露的山顶上，奥达德觉得脱离了肉体凡胎，接近了神灵，简直能伸手揽月摘星。

从这里，他喜欢俯视地面上的人。他们像工蚁一样劳作，像是在创造什么奇迹，可当他回到地面人们中间，发现那是一群穷汉，努力着且但一无所获。

从高处看去，他们的奋斗多么可笑，甚至可憎。

从高耸的埃卡库斯山脉延伸出两座神话般的山，隐没在茫茫沙海之中。一座依主山脉以南而立，尽管与另一座一样有高大的屋脊直抵天穹，但显得比另一座矮小另一座向北。直达平原，凄哀的顶部四个高耸的尖顶刺破蓝天。

夕阳把西边的天染成紫红色，几片残云散落在天边。山间行进着

基卜利：南撒哈拉大风，本书中简称南风。 ——译者

驼队，一群人喜气洋洋地拥着顶巨大的花轿走在驼队的前面，轿子在驼背上东摇西摆。后面，一队骆驼满载着行李物品，好像是办喜事。但是，山把驼队变得藐小，把地面上一切不可一世的巨大事情变成木偶戏，演员跑来跑去就像老鼠搬家，威严地缠着头巾的长老们就像可笑的木偶，就连那个身穿蓝色长衫一看就令人肃然起敬的族长也变成了木偶剧中的小角色。看吧，大山嘲弄着人和人所做的一切，而且，人越是认真，越是傲慢，看上去就越可笑。他，常常一边握着那些有权有势人的手，一边心里说：“瞧着吧，待我上山看看你们到底是人还是鼠。”这事让他振奋，更让他不解，为什么高山会如此嘲弄那些大人物，把他们变得一文不值呢？一种潜意识告诉他，山是永远正确的，如果是山在嘲弄人，把他们变成木偶，就说明这是真理，人容易受骗上当，喜欢幻想。那些勤奋而拼命追求的人更加可笑，因为他们比别人更富于幻想，把自己的性命交到了魔鬼伊布里斯的手上了。

勤奋的人，是魔鬼最易得手的猎物。

山是神仙的居所，而大地是魔鬼的王国。

(2)

她将营地扎在山脚下，驼群在东边的山谷里吃草，放牧的是一些黑人，还有人忙着为新居打基础。

泰妮丽在野地里休息。她放松两腿，想重新适应走路，长时间在轿子里已经让她忘记了怎样走路，怎样活动。她走路如此费劲让人吃惊，踉踉跄跄地走在山坡崎岖的小路上，不由地笑出了声。这时她听到了他的声音，仿佛来自一个陌生的地方：

——头回见漂亮的姑娘对着自己笑。

她犹疑地看看四周，什么也没发现，就咕嘟了几句祈祷的祝辞，大声问道：

——你是魔鬼伊布里斯吗？

——不，我是神仙。

他大笑着，从岩石后面走出来，礼貌地道了声歉。

她没顾上遮住自己的脸，一丝浅浅的微笑就已经浮现在嘴边，怔怔地打量来人，没有理会他的问候和道歉。她看到一张惊异的脸大胆地盯着她，觉得那表情只有城府很深的男人才会有。

她笑着露出了两排整齐牙齿，调皮地说：

——山里除了魔鬼和幽灵难道还有人吗？

——不，魔鬼住在平地，幽灵住在北山。

奥达德整整两腮边的缠头巾，用手指了一下北边的艾甸山。一条黝黑的大辫子好像不服约束似的从头巾下钻了出来，滑到前面，垂在隆起的胸前。她没有急着把辫子收回去，而是继续好奇地打量着，继续往山上爬。她想控制住自己的腿，站直了，自由地、洒脱地往前。他发现走在身边的女人就像来自童话，是个仙女、女神。他颤抖了一下，有些庆幸也有些不安。她没有抬眼看他，说：

——在这山野里我以为不会碰见人。

——到处都是人，石头下面，山顶上面，还有山洞里。

——这回我信了。你住在山顶还是洞里？

——要是我想安静，那么山顶是最适宜的地方，山洞太憋闷了。

她笑了，然后忍住笑说：

——像那常青藤似的。

他卷起脸上绿色的围巾，放松了一点，和她一起说着孩子的话：

——像常青藤。

山坡越来越陡。她慢下来，坐到了一块岩石边上，问：

——你没有家人吗？

他朝西边那轮火红的太阳之处一指，说：

——我的部落在那里。

停了一会儿，又突然补充道：

——如果你肯屈就，愿意接受我的邀请到山顶上来，我宁肯在这里呆到永远。

她看了他一眼，没有说话，脸上的表情显得复杂而神秘。过了片刻，她说：

——你像个孩子，没见过你这样的孩子。

——当孩子比当住在平原的成人要好，成人活得像奴隶，奴隶与孩子，你说谁更好？

他笑了。

她拉严了脸上的面纱，道：

——男人都是孩子，所有的人都是。

南天涌来一群乌云，天色暗了下来。奥达德说：

——天要下雨了，你是颗福星。

她不在意地答道：

——我不觉得。

边说边苦笑着。

他沉默了一会，接着问：

——请原谅我迟迟才问你：你是从阿伊尔来的吗？

——你会算命？

他觉得窘迫，一个玩笑救了他：

——我是阿伊尔人，正在找一个可以遮风避雨的地方，能给我找个山洞避避风吗？

他用拳头拍了拍前胸，回了一句玩笑话：

——这儿是最安全的山洞，是惟一什么风也吹不进去的地方。

她没有在意他的话，注视着苍茫的天边。

(3)

阿德酋长喝完最后一口茶，用冗长的战争话题结束了谈话，然后强调必须在水井周围筑一道墙。他向奥加交代。

奥加是个贵族，和酋长有亲戚关系。他身材瘦长，很有天赋，会做诗、会编歌，还是个好骑手，参加了对库库河的三次劫掠，深得老人们信任和赞扬。女孩子都喜欢他，盼着他放下自己的深沉，娶她们为妻。

奥达德穿过山谷，越过山岭，看到一群人披着盔甲，远看就像一群孔雀保护着山头。从南山坡到部落西边，许多奴隶和劳工高喊着号子在干活，镐起斧落井然有序，另一些人排成长队，一个挨着一个，就像羚羊在迁徙。

老天已经连续两天愁眉不展了，沙漠变得阴沉沉的，天上乌云翻滚，北山的尖顶戴上了云雾的帽子。

有阅历的人都认定，当沙漠披上黑纱的时候，乌云就快承受不住了，很快会把雨水倾倒在撒哈拉。老人们说，自古以来就有两个对手在这大漠里相争，南面的地盘属南风。雨水总是青睐北方。南北双方各安其命，一旦有例外，南边下了雨，人们很快便开荒引水种地，就这样写下了自己的历史。有人说，不知什么人在沙海里敲鼓，那是对雨的呼唤，是对水、对生命的企盼，有时，悲伤的鼓点儿连绵数夜不停，到了黎明时分甚至变成哭声。信教的人们祈求着安拉，也有人杀牛宰羊作祭，祈求主让这沙洲多一点忍耐力，让南部撒哈拉从没有

水、没有生命的厄运中摆脱出来。

但是，天上的神仙是铁石心肠，干渴永远威胁着这里。只有很少几次，那是在很久以前，大水从天而降，人们写下了自己生命的历程。这或许是命运开的一个玩笑，或许是沙漠两大对手交战正酣、乱了章法，或许是其中一方遭到重创……。当然，这很少发生。遇到这种情况，沙漠普降甘霖，无论是沙丘还是沟壑，到处雨水横溢。但是，如果交战中南风获胜，之后许多年就成了残酷的等待。南风一旦获胜便肆无忌惮，完全丧失了理智，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控制着整个撒哈拉，对美丽的高原实施报复，甚至高山、沿海平原，乃至北面的海岸，几年都可能见不到云彩集聚成片。

奥加在井边遇到了一支大驼队。骆驼在饮水，四周围是一群身材消瘦、脸型偏长的黑人，有的在提水，有的喂骆驼。侍从和奴仆们都来了，在井边的山坡上组成了一条沉默的人链。

驼队中走出个体面的老者，身材很高、两腮缩进。他独自走到奥加身边，正了正围巾，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是公主的使者，我要见你们的头儿。

(4)

塔姆加尔特对算卦的女人说：

——我不知道怎么说好。他说平原是魔鬼的巢穴，魔鬼当道。那个死了的教长把他搞得迷迷糊糊的，故意害他。一些有经验的人劝告我，用那惟一能够拴住男人的绳子——女人拴住他，我就把那个叫艾玛的女人娶回家。可能是经验不足，绝对没有短过那女人什么东西，这个贪心的女人进门还没七天就走了。他呢，骑上骆驼到塔德拉尔特山一住就是两个月。在这大撒哈拉你听说过一个男人结婚不到一个礼拜就逃跑，逃到山里去的吗？

她正了正黑色的面纱，拉近了带来的提篮，接着说：我对那个傻女人说，一个女人如果不能用自己的魅力征服一个男人，简直……

她拍着有些枯槁的大腿说，算命人脸上露出了一丝干巴巴的笑意。塔姆加尔特掏出篮子里的东西，摆在那个皮肤黝黑的算命人面前。

——现在我想让你给我一个符咒，让他赶紧下山，赶紧回头。
算命人想要拒绝，但是她又抢着说：

——不是写在纸上的那种，那种他会像对教长给的符咒那样毁了它，要的那种可以就着水、茶、或者奶喝下去，或者就着食物吃下去。

算命人看着女人把礼物摊在一块布上，冷冷地说：

——这些东西我早就不用了，你是知道的。

女人没有在意她的拒绝，还在说：

——那女孩子回自己家了。有几天没有见到她，我让他到她娘家去道个歉，把她接回来，他头也不回就走了，简直比公羊还倔，比老藤还难缠。人家都说女人能用那五尺之躯缠住最最强壮的男人，唉，主啊！

——如今我的记性一天不如一天了，眼睛也花了，好久都没操过算命这行当了。

——可如果再这么下去，他就会永远留在山里，我也就永远没这个儿子了。

她挪开篮子，把礼物摆上了桌，一瓶香水、一面镜子、烧的香，还有四个鸡蛋。塔姆加尔特是第一个在南撒哈拉养鸡的人，因此在部落里一直抬不起头。每当部落要转场的时候，她总是用鸡蛋拉拢小伙子们帮助抓鸡，藏在棕榈筐里，第二天上路的时候和行李一起绑在驼背上。她知道这算命的女人最想要的是沙漠里难得的鸡蛋，就带了四个，好讨个平安。她催促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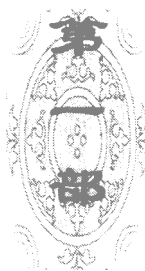
——那教长也死了，我也不想多啰嗦了。

算命人盯着那银白色的鸡蛋，伸出手撤出了蛋底下的布。

——主保佑他，我从来没把教长当回事儿。

帐篷的飞边抖动了起来，发出啪啪的响声。

起风了，人们寻找着避雨的去处。



第二章 游方教长

当心那些假圣人，他们披着羊皮却是吃羊的恶狼。

——《圣经》

(1)

教长来的目的是要发动一场反对巫师、算命的，还有拜火教的活动。他是从迈尔扎特来，随着一支商队回家乡台瓦特。他自称信主，引人走正路，自我介绍的时候总是强调自己与其他正教的长老不同，对部落里招待他的酋长阿德说过：“我说和他们不同不是为了讨你们好，这撒哈拉沙漠让他们在宗教的名义下盘剥够了。我和他们同宗不同道，那些人不顾宗教的象征意义，完全把它变成了法规，这就把人心里的魔鬼释放了出来，让大众去追杀魔鬼，反过来却被魔鬼征服，失去了他们的信仰核心，他们的宝贵心灵——自由。”这就让魔鬼完全占了上风，引导人在生活中去追求不属于自己的东西，由此堕落，变成妖魔，不再信教”。

阿德酋长对他的来临很高兴，杀牛宰羊，找来部落有头脸的人聚会了三天，让年轻人载歌载舞。第四天，酋长和其他几个年长的人商量好，出面把教长留下来，给大伙说说宗教的奥秘，教孩子念念《古兰经》。教长说可以考虑，先回家处理点个人琐事，几个月后再回来就不走了。大家闻听后赶紧准备吃喝，还送了奴仆供他使唤。教长走

到半道又折了回来，说是琐事不值得跑一趟，一个人要想用真理说服别人，自己先得摆脱私事烦扰。

过去，撒哈拉部落的人们不懂得什么伊斯兰教派纷争，听不出这一派和那一派有什么分别，总之这个人是教长，能教孩子就行。只要教孩子念经文，让他们弄懂经文的真正意思就行了，经文不是靠什么人解释的。教长不满足这些，他把孩子们组成团队，用来实施自己的计划。他先在每个孩子的脖子上挂上护身符，然后命令他们用石块去打算命的人。他在井边的山坡上搭起了一个硕大的帐篷作为宣教讲经的地方，里面常常传出鼓乐声和苏非派信徒的祷告声。在铲除了那个算命人，禁止她与人交往，禁止她念咒语、写符咒、给人算卦之后，他开始实施第二个计划，把人们聚在酋长的帐篷里，让他们每个人开始自我反省。人们犹疑，不知所措，他先开口道：

——从今天起，你们再也不许劫掠都戈勒和索哈尔了。

大伙奇怪地问：

——没有奴仆，我们怎么生活？

——每一个主人都是自己的奴仆。奴仆没有人身自由。

——我们从不随意抓人，只有在正规的劫掠战争中才那么做，这是惯例，何况我们都是穆斯林。

——掠夺奴隶，把他们变成自己的羔羊，怎么能说信教呢？

人们沉默了。

——这还不够。

人们围上来要抗议，他坚持道：

——你们应该释放所有的奴仆。

沉默了半晌儿，酋长说：

——既往不咎，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不，一切事情主都会记着。

——可所有的头人们都把俘获的女人纳为妾了，结婚也是当着主和圣人起过誓的。

——战俘不可辱，用刀剑抢来的女人是不合法的。

人们沉默了许久，酋长再次申辩道：

——难道让我们休了她们？

——越快越好。

——在伊斯兰教，休妻不是什么好事。

——那是指恩爱的原配夫妻。

——如果那些奴隶不需要自由，愿意留下来又如何呢？难道我们强迫他们走不行？

——当然，必须走，所有的奴隶都愿意放弃自由，因为自由是个沉重的负担。让我们从释放奴隶开始改变我们自己，开始神圣的劳动吧！

——你的话听起来有点残忍。

——没有得到重生的人不知道享乐的滋味，所有正道都是残忍的。

正像酋长所预料的，释放奴隶不是件容易的事。他们并不愿要自由，聚集起来，被休掉的女人带着她们的混血孩子也加入其中，来到酋长的帐篷前抗议、谩骂，往帐篷里扔石块。帐篷里的人用木棒、破家具，或者拳头还击。冲突中伤了几个，死了几个。暴动者欢呼胜利，但是教长拿出了最狠毒的手段——铁腕。

第二天，当暴动的人又聚在帐篷前的时候，教长宣布：

——要知道，没有什么比战胜自我更困难。别忘了，付出多少将得到多少，圣门弟子中的例子屡见不鲜，他们愿意为主献身，主回报给他们过好日子。今天，如果你们不醒悟，明天就别想进天堂。

不止一个声音反对说：

——我们不想进天堂，放开我们，让我们做想做的事！

教长坚持着：

——是的，人生本是自由的……

一个群体发出的声音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不要自由，走开，我们要在主人家劳作。

——你们的主人是万能的主，天堂在自由人的脚下。

——我们不要天堂，走开！

——这是因为你们不知道自由是什么滋味，忍耐吧，只要一个礼拜你们就会看到自己如何获得重生。

教长沉默了一会儿想接着说，被一个手里摇着一个哇哇哭叫的女人大喊声打断了：

——你叫我们的孩子成了孤儿，让他们没有了父亲！

另一个女人接着：

——我们要回到丈夫身边。

教长没有说话，在一片哭叫声中仿佛意识到事情的残酷。但是他发现算命的女人混在人群中，决意坚持到底。这时传出一个凄惨的

声音：

——我们要我们的爱人，不想让你用锁链拴着我们去天堂。

教长用双手抹了一把脸，绝望地咕嘈道：

——真主保佑，别无他法了。

他几乎绝望了，承认失败了，部落长老们的妻子却救了他。

(2)

这些明媒正娶的女人的怨恨来自那场对都戈勒的劫掠战争。那一天就是她们的受难日。那天，阿德酋长派人骑着一头健美的像羚羊一样的骡子，先返回部落。根据以往的经验，女人们知道这是打了胜仗。酋长打了胜仗总要先派人回来报个信，让家里的人准备迎接。女人们于是忙碌了起来，沐浴熏香染指甲，将一种叫蒂迪特的名贵香精涂在身上，如果谁没有它就互相借用，这种香精是专门留在这种场合用的。

每个女人都打扮好了，穿上最美的衣服，雪白的衬衣、蓝色的长裙、紫红色的长坎肩。染过指甲的手上银戒指闪闪发光，耳朵上吊着耳坠，腕上戴着手镯，彩珠串的项链挂在脖颈上。每一个女人，无一例外。她们不喜欢金首饰，认为金子会招来魔鬼。锣鼓准备好了，嗓子、舌头也准备好了，只等发出欢呼的口哨，唱起酸楚的情歌。

打胜仗的那一行人一大早就出发了，庞大的驼队穿过了几个光秃秃的山岭，然后沿着直刺云天的埃卡库斯山麓旁平展的谷地朝南方走。战利品那么多，让她们吃惊，除了成群的骆驼和牛羊，还有长长的一队男女奴隶。有人离开队伍，就像牲口一样遭到呵斥。女人们的情歌戛然而止。一个女人无法面对在自己男人身边有另外一个女人，嫉妒像野兽一样从她们的内心苏醒了。看着那些身材苗条的埃塞俄比亚女人，觉得她们就像来自神话世界，个个貌若天仙。她们深知自己的男人在女奴面前该是多么脆弱。

分战利品了。为了几个奴隶的分配他们争执了很久，直到酋长亲自出马才把事情摆平。他说：“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抓阄，在这大沙漠里大伙都认为抓阄是好方法。”众人同意，把手从宝剑上放了下来。酋长决定，一个女奴或者三个男奴。

分配结束了，女人们的悲剧也开始了。

第三天，酋长请来了游方教长，为自己和一个黑皮肤女子写下了

婚书。男人们一看酋长如此，就像比赛似的，一个跟着一个娶女奴为妻，这并不违反宗教经典，完全可以当着自己女人和孩子的面大大方方地做。

(3)

一听说这位教长要解放奴隶，女人们欢呼起来，赞美主派了这样一个圣人，要把男人们的心收回来，把自己从奴隶的手里解救出来。

女人来到了教长的帐篷，一个长老的妻子说：

——我以为自己是个自由的人，身份高，谁想竟然被一个奴隶欺负。

另一个附和着：

——是啊，我以为自己是主人，谁知道反而成了奴仆了。

教长安慰她们：

——主保佑，咱们都是真主的奴仆。

一个看上去年轻漂亮的女人边哭边抱怨：

——咱们……咱们是奴仆的奴仆。

——真主保佑！

第一个说话的女人鼓动着：

——你愿意从一个自由人变成奴仆吗？

——主都不答应。自由是我们的一切，但是得到自由太难了。

——我们支持你，我们听你的，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帮帮我们吧，别让我们的男人娶那些黑女人了，我们的后代都变了种了。

——这件事我的态度很明确。

——主一定支持你的主张，尊敬的教长。

这伙人就像唱歌一样，可怜地祈求着：

——教长先生，真主保佑你，救救我们吧！

然后，她们举起手，一起吟诵《古兰经》开篇。

这就是传说中那个神秘的聚会，没有人知道聚会还有什么别的约定，这也是村里爱传话的人传说的。

可以肯定的是，第二天教长的帐篷里送来了大批的礼物，有手镯、耳坠、各种银饰品，有吃的用的，大口袋的麦子、面粉、甘蔗、玉米和干枣。女孩头顶着抓羊肉麦片也来了。没有人知道女人们使了什么魔法，让那些奴隶也乖乖地听从教长的话，接受了女人们的请

求，不再听信教长的死对头——算命人了。

教长在水井后边的一块开阔地建立一个营地，聚集自己的支持者。几日，一些信教的村民念着经文聚拢来了。有 14 个年轻的信徒娶了被休掉的女奴为妻。女奴越聚越多，最忠实的拥护者娶了最漂亮的女奴，就连那些最傲慢的埃塞俄比亚女奴也自愿地来到这里，求着留在他家服侍他，给他当佣人。有很多传闻说，她们是给他当妾的。这传闻激怒了部落的长老们和女奴们先前的丈夫，一致要阿德酋长允许他们用剑说话。可明智的酋长平静地羞辱他们：“谁答应下这局棋，谁就得输得起。”

可奇怪的事还不止这些，部落里又遭一击，特别是那些男人们。酋长说这一击是最致命的。

(4)

自开始人们就知道，教长故意要杀杀他们的威风。他把大伙请到家——那个营地中间新盖起来的房子，让他们坐在帐篷前。没一个人敢说个不字，也许他们以为反对会让他们更难堪。因为如果你不介意谁侮辱你，倒也无所谓，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这是所有体面的人都知道的常识。在这羞辱面前他们沉默着，酋长忍住了。他们坐在帐篷边的空地上，看着他那好像长在嘴边儿的笑容。

教长故意折磨他们：

——你们认为我不懂待客的规矩，在折磨你们，让你们坐在帐外，为的是让你们尝尝当初你们的奴仆佣人们受的什么罪。

这么说无疑是指责部落里的人欺压别人，这耻辱就抹不掉了。酋长试着想法儿解脱：

——我觉得这不算什么耻辱，在外面坐着对我是平常事，尊敬的教长，我们随时准备为了心灵的解放，为了学到宗教真谛付出更多的代价。

——说得好，说得好。我知道你们为什么不接受宗教的教训，跟着酋长胡闹了？一个信正教的人最要不得的就是骄傲自大，看不起别人，那是可恶魔鬼的品质。一个内心有一点点傲慢自得的人都无法解救自己的灵魂。

阿德酋长没言语，几个部落头人互相交换了眼色，教长很快地接着说

——戴着这头巾，穿着这鸟衣，以后会有出头之日。不过今天，我请你们做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一个阿比西尼亚女奴给他送上一杯奶，他喝了几口，用瘦骨嶙峋的手擦了一下嘴巴，又说：

——你们应该把你们的家清理一下，把禁物扔掉，把钱扔掉，缴纳天课。

没人说话，但是所有人的神经都绷得很紧，一个刚被释放的女奴在给大家布茶。没有人想喝茶，只是稍稍抿了一下就把杯子放在面前的地上，盯着杯里的泡沫，低着头。

——其实，我们从来没落过天课，每逢节日，大家都会捐的。

那教长好像等着这话。

——节日是一回事，交财产是另一回事，交财产是各种解脱方式中最容易做的，我想为了主，你们当中一定没有什么人会吝啬自己的钱财吧。

他从兜里掏出一张纸，说是自己写好的法规条文，听上去让人心惊肉跳的：建一个金库，对所有人、牲口规定税额，对商队更要收税。

(5)

部落的命运让男人们担心，可恨的法规更让他们伤心。法律开始执行了，可是实际的权利却已经落在了狡猾的教长手里，人们意识到执行这个法意味着阿德酋长的权力没了。但在帐篷开的会上，酋长却说：

——谁也别反对，除非他是疯子。

教长越来越起劲儿，大谈为了灵魂的解脱，为了能上天堂，有必要做出牺牲。大伙儿的沮丧、眼中的不满，他全然不顾。有人抗议说：

——咱们把孩子交他教育，让他讲点儿《古兰经》和教规，谁想他却把孩子们教成他的跟班儿了。

有人补充说：

——简直是组成一支队伍跟咱们干。

又有人说：

——让咱们释放奴隶，强迫咱们休掉女人，可那是咱们用宝剑抓

来的。宗教里不是说吗，“用你们手中所拥有的……”，为什么他说信教，却命令人放弃宗教允许拥有的东西？

酋长笑了笑也跟着说：

——这算什么，他还偷走了咱们的老婆！

——不要脸！

有人喊了起来：

——对这种无耻之徒只能杀了他，用血才能洗掉这耻辱。

一个有声望的长者鼓动说：

——大伙儿忘了他最无耻的事，那就是抢咱们的财产啊！

长时间的沉默后，一个头戴讲究头巾的年轻人霍地站出来：

——比这还可恶的是，他们不能以骄傲自大为借口，让我们屈服，没有尊严，我宁可死也不能低这个头，像个奴隶娃子。

长者说：

——真的，咱们还像个男人吗？

他看了看酋长说：

——头儿，你就让咱们这么忍了？咱成奴隶了，比奴隶还奴隶。

阿德酋长跪在地上，用手指在地上画了一个图画，平静地说：

——你们难道一分不花就想进天堂？

一个极端的人叫道：

——我们不要这用屈辱换来的天堂，死比这更好。

愤怒的吼声响了起来：

——尊严没了，死了更好！

正在激愤的时候，一个坐在角落的人站了起来。他一直没说过话，此时走到酋长跟前，揭露了一个秘密：

——这几天，我在“塔希里”牧场也见到了一个教长，你知道他是怎么说咱们教长的吗？

他向所有部落头人扫了一眼，小声道：

——他传的是拜火教。

酋长惊讶地问：

——拜火教？

部落头人们无话可说。

(6)

阿德酋长很孤独、很失落，他从教长那儿得到允许来到了“哈玛达”沙漠。教长霸占了商道，对过往的客商收税，发动对其他部落的战争，抢劫“都戈勒”，掠走女奴、奴隶和畜群。可他不知道自己犯了大错。

据说他收了“坦普克图”商队的礼，那是一只装满了金沙的盒子。没人知道教长是如何遭到这魔咒般金沙盒所带来的厄运。有几个追随他的人传说那盒子是算命女人的阴蒂，商人只不过是那女人利用，把盒子交到仇家手里。大伙儿开始一直没拿这当回事儿，教长把盒子视为至宝，走到哪儿带到哪儿，连休息睡觉的时候也放在枕头底下。手下人多次看见他在做法事的时候，常常把盒子放在自己的屁股底下感到奇怪，过去他常把钱财和贪财的人骂得一钱不值，还说这黄色的东西是世界的祸源，从来没见过他如此爱财如命。有人怀疑这盒子里是不是金沙，不少人说那里藏的不是金沙而是秘密。

自从进攻提努卡林部落那一天，一股神秘的力量一夜之间就摧毁了这个神话般的王国，把它连根拔除了。那场战争幸存下来的人或者丧失了理性，或者丧失了记忆，或者永远不再说话。

那日之前，为打赢这场仗，教长做了全面的准备，称这是一场改变沙漠命运的决战。但是他像以往一样做决定绝不透漏半点细节。

他的对手常说这种缄默不语是他成功的秘诀。仗打起来了，好像有什么神秘的力量让这仗无法完结。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人都以为是向南进攻都戈勒，但是在最后一刻才得知是向西北。人们来到令人敬畏的静静的艾甸山，队伍分成两部分，分头包围了一座孤山，将大帐搭建在山顶。两支队伍形成钳口之势，装备着沙漠最好的武器，随时准备向愚蠢的敌人发起攻击。

驮队停在提努卡林井旁，教长命令储水，让牲口停下来歇息一下，喘口气、饮点水，好接着上路。

正在休息之际，一声吼叫惊天动地，敌人就像飓风一样杀了上来，一场恶战开始了。“愚蠢的敌人”一个也没放过，挥舞着宝剑就像杀羊一样，而他们却无还手之力。最后只逃出来几个人，但已经是伤痕累累的将死之人。按说敌人会清理一下战场，将那些活的找出来再利用，可他们无法知道这些人是哪来的，是教长一时纠集的手下，